

国庆节后说「中国」

□王旻

国庆节那天，我看了一则视频，名为“王劲松经典演绎：中文，世上最美的文字”。

视频中提到了两个字：“中国”。这两个字，大概最早出自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。这件青铜器铭文中“宅兹中国”四字，其写法为“𠄎𠄎𠄎𠄎”。

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思想中，大概有一种意识，即：自己当居于“天下之中”，其他皆为“四夷”。比如在商代的时候，商人居住的区域，已经有“中商”的称呼，四夷则被称为“方”。甲骨文卜辞中，就有“……于中商乎”这样的句子。前辈学者叶玉森说：“殷人称国曰方，如土方、马方、羊方、井方、孟方、叡方、苦方等，均国名。”

可见，中国传统思想中，王者当居于“天下之中”，其他部落居于四方的思想，由来久远。

周代早期定都在镐京，大概今西安一带，其地理位置在渭河流域，比较偏西。据说，周武王曾经计划在今洛阳一带建设政治中心，未果而卒。

到了他的儿子成王时期，召公、周公继承其遗志，于周成王五年，在今洛阳一带建成了“成周”（又称雒邑，在今洛阳一带）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：“成王在丰，使召公复营雒邑，如武王之意。周公复卜申视，卒营筑，居九鼎焉。曰：‘此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道里均。’作《召诰》《洛诰》。”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则记载说：“昔周公营雒邑，以为在于土中，诸侯蕃屏四方。”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王者居于“天下之中”的思想。

雒邑即洛邑。

周成王迁都到洛邑后，对一位叫做“何”的“宗小子”有一次“训诰”，何尊铭文记载了这件事。

周成王在“训诰”中提到周武王克商之后，曾经禀告上天“余其宅兹中或(国)，自之乂民。”这是传承周武王的遗志，要居住在天下的中心，以便统治万民。成王还赐给“何”大量钱财，“何”做了这件“尊”，纪念此事。

“中国”的“中”字，是指事的方法创造的文字。在何尊铭文中，“𠄎”很像一种旗子，中间为旗杆，上下有飘带，中间的小圈强调了中间这个部位，可看作一种指事符号。“中”的字义，即由此而来。

“国”字的写法跟今天大不相同。“𠄎”似乎跟今天的“或”字更加接近。《说文解字》谓：“或，邦也，从口从戈，以守一。”又说：“國，邦也，从口从或。”

我们知道，“国”的繁体字写作“國”，“口”形内便有一个“或”字。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说：“‘国’字最早是‘或’字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也揭示了这一点：“或”是“國”的字源，而“國”则是“或”的后起字。

“或”字从戈，从口。“口”表示人类居住区域，“戈”则表示以强大的武力守护之。《说文解字》对其字形的解说为：“从口从戈，以守一。一，地也。”此处对“一”的描述是不太准确的。

“或”字，在毛公鼎铭文中写作“𠄎”，右部的上下有两个短画；在稍早一点的青铜器保卣铭文中则写作“𠄎”，右部的四周皆有短画。所以，应该将这些短画看作人类居住区域的“边界”“边缘”，似乎更为合理一些。

尽管“国”字的古文字形有很多种写法，但毫不例外地都有“戈”的存在。可见，我们的古人早就意识到，没有强大的武力，“国”将不“国”。只有具备强大的武力，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，这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基本保障。

金石趣谈

长南瓜

□单立文

母亲的娘家是高密东北乡一户殷实的庄户人家，母亲打小就会过日子。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母亲总是在老家天井的角落里栽种南瓜。这是一种长南瓜，藤蔓粗长，可达十几米，成熟的大南瓜几十斤重，既可当菜吃，还可当饭充饥。在瓜菜半年粮的日月，正是母亲的长南瓜，让一家人温温饱饱，少了饥寒。

长南瓜不需要专门管理，到了爬蔓时，就在旁边插一根杨柳树枝，让藤蔓顺着树枝爬上墙头，开花结果。

母亲说长南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：秦朝时，孟姜两户隔墙而居，孟家栽种了一棵南瓜，藤蔓爬上墙头，在姜家墙内开花结果。瓜熟后，一瓜跨两院，姜家就与孟家均分。打开瓜一看，里面是一个又白又胖的小闺女，就起名孟姜女。孟姜女美丽善良，聪明伶俐，真讨人喜欢，两家都把她当作掌上明珠。

于是，我就盼着长南瓜快快长大结瓜，好要一个孟姜女妹妹作玩伴。当长南瓜开出金黄的花朵时，母亲便教我人工传粉。慢慢地，花落蒂结，长南瓜现出了雏形，隐藏在宽大的叶子下面。

漂亮的红头绳

□孙爱勤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红头绳风靡一时。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子上，挂满了红头绳，粉红、淡红、水红、褐红……颜色纷呈。当“咚咚隆隆”的拨浪鼓声在大街上响起时，一群小女孩不约而同地围拢过去，看着挂在货郎担子上的红头绳，目光热辣辣的，眼馋得不得了。

一位母亲攥着剪下的头发，温和地放在货郎的筐篓里，说：“换几根绒线纲子。”在农村，称红头绳是绒线纲子。货郎拿着头发在手里掂了掂，放进粗布口袋里，说：“您挑三根吧。”一旁的小女孩紧紧地拽着母亲的手，眼睛直勾勾看着红头绳。母亲取下一根，问：“喜欢吗？”小女孩欢喜地回答：“喜欢。”小女孩把红头绳攥在手里，宝贝似的，生怕掉在地上，或者碰上什么东西弄脏了。小女孩笑靥如花，牵着母亲的手，蹦蹦跳跳地回家了。

平日里，红头绳不舍得扎。逢年过节，或走亲访友，女孩穿上漂亮的花衣裳，母亲帮着把头发梳得光顺溜滑，左右分开，拧成长长的麻花辫，末端用红头绳细细密密扎起来。也有的女孩喜欢在背后扎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，用红头绳扎住，或者把黑油油的头发捋在一起，隔一段，用红头绳扎一下，一条辫子就有了波光潋滟的动感，有了红霞飘逸的妩媚。

二十多岁的姑娘长得高挑，皮肤白皙，面貌姣好。相亲的时候，姑娘羞羞地坐在炕沿上，不敢直视对方，乌黑的大辫子搭在胸前，红头绳扎成的蝴蝶结，翩然欲飞。姑娘双手握着辫梢，绞来绞去，把红彤彤的腴腆和羞涩，都绞进了红头绳里。姑娘离开的时候，青年跟在身后送到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甩到姑娘背后的大辫子，红头绳红艳艳的。

后来，供销社也售卖红头绳，有绒线的，也有塑料的。小伙子赶集，跑到供销社里买几根回来，绾得整整齐齐，放在花布手绢里，瞅个没人的时候，悄悄塞进姑娘手心里。姑娘攥着红头绳，心突突地跳，一张妩媚的脸，溢满羞涩的红。

那时的姑娘，不需要穿金戴银，几根红头绳就把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极简的装扮里，有着天光水影的清丽纯净。

倘若，现在有女孩梳两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，扎着红头绳，那种返璞归真的美丽，就像林边的那抹朝霞，质朴无华，却浪漫多娇。



当胡同的杨柳换上了金黄色的外衣，秋风阵阵，树叶随风飘落。猪圈顶上盘着一堆衰败的藤蔓，裸露着几个弯曲的赤黄色长南瓜。我赶紧登梯摘下，迫不及待地用刀切开，里面没有又白又胖的小闺女，只有红红的瓜瓤和白色饱满的南瓜种子。

深秋时节，天气转凉。长南瓜全部摘下后，母亲要晾晒几天，让它吸足阳光的暖意，瓜瓤里的糖分慢慢地积累，然后就可以做南瓜汤了。

母亲把老南瓜洗净切成小块放进大锅里，添足水烧开后，加入少许玉米面，搅匀。再烧开后，散发着清香味道的南瓜汤就做好了。盛上一碗，金黄色的南瓜汤冒着热气，赶紧喝，甜丝丝的南瓜味道，立刻就浸满了舌尖。呼噜呼噜喝上几碗，立时肚暖身热，惬意舒服。

南瓜籽晒干留作种子，还有一部分炒熟当成瓜子闲嗑。现在，老家整体规划，统一植绿。只有在村边的自留园里偶尔还有长南瓜的影子，一个个憨厚敦实，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泽。

无论时光如何改变，长南瓜那温馨而又甜美的味道，包蕴着母爱的情怀，已深深地植根于我心中。